

国防纪事

高原野菜香

刘励华

离开西藏多年,高原戍边的苦乐生活却难以忘怀,尤其那些留在舌尖上的记忆,总是令人回味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参军走上了世界屋脊。那时,受条件限制,西藏的生活物资十分匮乏,部队餐桌上出现的大多是脱水干菜、海带、粉条、猪肉罐头等,一日三餐鲜见绿色。维生素摄入量少,加上氧气吃不饱,许多官兵出现指甲翻翘、嘴唇干裂、头发稀疏等状况。

戍边守防,需要有强健的体魄。为此,各部队想方设法开垦荒地、建造温室,种植适应高原生长的蔬菜,努力让餐桌上多增添一点绿色。同时,发动官兵到大自然中“寻宝”——采摘野菜。

我们部队驻守在雅鲁藏布江边,因空气潮湿,江边坡地上长着大片大片的野草,常有牦牛在此觅食。在茂盛的野草丛中,有一种可食用的野菜,叫蕨菜。每到夏秋季,连队便组织官兵前去采摘。

采摘蕨菜,并非易事。因为它藏在野草丛中,长度、颜色与周围有些杂草相似,如果不加以细辨,有可能忙活大半天,采回去的是一堆杂草。另外,在野草丛中还生长着一枝蒿、多刺绿绒蒿等有毒植物,若误食,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,采摘时需格外用心。

第一次采摘蕨菜,我和新战士们有些紧张。带队的副连长率先采摘了一根蕨菜,举在手上对我们说:“大家看清了,这就是蕨菜。它分为蕨茎、蕨舌两个部分,蕨茎为绿色中略带紫色,通体无味;蕨舌卷曲呈拳头状,表面有细毛。大家看准了再摘,千万别慌张。”

在副连长的示范和鼓励下,我们放开胆子,拨开草丛,瞪大眼睛寻找蕨菜,果然有惊喜发现。兴奋之余,大家加快采摘节奏。到太阳偏西时,每人都采得满满一挎包。

返回营区,我们将蕨菜交给炊事班,高兴地等着开饭时尝鲜。然而,或许是生长环境所致,高原蕨菜味道特别苦。尽管炊事员在烹饪前用清水进行浸泡,并作焯水处理,炒出来的蕨菜依然苦涩,嚼着也有些糙口,很难下咽。刚开始,一些新战士吃不惯,尝几口就不愿意动筷子。

指导员发现后,语重心长地说:“同志们,蕨菜是不可多得的山珍啊,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。它味道虽苦,但富含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能让身体增加能量、增强抵抗力。老话说得好,‘嚼得菜根香,百事皆可’,只要把这苦菜嚼出甜味来,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”

指导员的话,令大家深受触动。此后,每次蕨菜端上桌,餐盘里再也没有剩过。老兵们带头吃,新兵们大口嚼,越吃越有滋味。到了周末,各排轮流外出采摘蕨菜,炊事班则使出浑身解数,不断改进烹饪方法,以提升蕨菜的食用口感。整个夏秋季,因为常吃蕨菜,官兵脸上少了一些“菜色”,多了几分红润。

在高原,部队不但要守好边防,还肩负着支援边疆建设任务。常年在野外施工作业,采食野菜成为官兵一种必备技能,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,也是提高战斗力的需要。

那年4月,上级派我们营执行维修墨脱骡马道的任务。墨脱县当时还不通公路,骡马道是该县连接外界的唯一道路。受领任务后,全营官兵扛着施工工具,背着帐篷、背包、主副食开进任务地段,在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奏响了一曲筑路壮歌。

野外施工,生活格外艰苦。因远离部队驻地,后勤保障困难,啃压缩干粮成为家常便饭。干粮吃多了,许

多官兵出现胃反酸、烧心等症状。为增加营养,官兵们就地取材,到山中寻找野菜、蘑菇来调剂伙食。可是,当地能食用的野菜少之又少,大家寻遍山间沟壑,收获甚微。采的蘑菇五颜六色,不少有剧毒,根本不敢食用。无奈,大家只好继续啃干粮、吃干菜。

6月初,我们翻过多雄拉山,进入墨脱县境内施工。此时,墨脱正值雨季,官兵冒雨施工,体能消耗很大,部分战士出现营养不良和腹泻现象。正在连队干部一筹莫展之时,一名四川籍老兵说他在山间发现了一种中草药——鱼腥草,又脆又嫩,可作蔬菜食用。

老兵说,鱼腥草在他的家乡叫折耳根,根、茎、叶都可食用,不仅营养价值高,还能抗菌、抗病毒、提高肌体免疫力。听到老兵带来的这一喜讯,连队干部迅速组织人员上山采摘。

鱼腥草采到后,一些北方籍战士不知道怎么办。因有鱼腥味,有的战士闻一下就皱起眉头。见此,四川籍战士主动作示范。只见他们先用酱油、味精调制出一碗蘸汁,再将洗净的鱼腥草放在碗中轻轻一蘸,然后送入口中咀嚼起来,边嚼边称“美味”。见四川籍战士吃得津津有味,其他战士跟着尝试,渐渐被鱼腥草的清香所吸引。一名战士还编了顺口溜形容吃鱼腥草的感受:“一口涩,二口爽,三口四口满嘴香。”

接下来几个月,鱼腥草成了我们连乃至全营的“家常菜”。大家还尝试炒、煎、煮等多种烹饪方法,越吃越香。因坚持采食鱼腥草,官兵们补充了维生素,施工时感到浑身有力。

经过半年奋战,我们终于修复了全长117公里的墨脱骡马道,圆满完成任务。班师回营途中,风卷红旗如画,官兵们用激昂的歌声唱起《长征组歌·过雪山草地》,抒发战斗豪情:“风雨侵衣骨更硬,野菜充饥志越坚。官兵一致同甘苦,革命理想高于天。”

“共产党员跟我来”

李仲 张兵

红色记忆

1934年11月26日的河南省方城县,铅云密布,雨雪交加。迷蒙中,一支红军队伍的身影逐渐清晰——他们单薄的衣衫早已被雨雪浸透,草鞋也在淤泥中不断脱落,许多人索性赤脚前行。这支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队伍,是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。刺骨的寒风掠过这些年轻的身躯,没能阻挡他们的脚步,他们正一步步向独树镇进发。

多年后,这艰苦跋涉的一幕记录在诸多亲历者笔下,成为一场鏖战的沉重序章。墨染初心,文载荣光。当我们与灼热的文字相遇,仿佛也踏进了那个寒冷的日子,与他们同行。从此回溯,就在10天前,程子华任军长、吴焕先任政委、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,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,开始战略转移。此时的红二十五军,下辖第223、224、225团和手枪团,仅2900余人。

长征伊始,敌人即以30多个团围追堵截,战斗接连不断。进入桐柏山区后,红军发现那里回旋余地小,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,遂调整方向,向伏牛山地区挺进。但狡猾的敌人已有所察觉,抢先在方城县独树镇一带部署兵力,占据许(昌)南(阳)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,张开了一张大网。彼时的红军,尚不知前方已是陷阱。

1934年11月25日,击退敌人“追剿队”后,红军进入方城县过山庙、秦房等村庄宿营。过山庙村的朱全生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,那时一听说有部队过来,

村民们都吓坏了,能跑的都逃到了后山。但这支队伍不一样,刚落脚就开始担水、打扫院子,得知这一切,上山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中。朱全生还记得:“那天晚上,我妈给红军蒸红薯、做绿豆面条。那些女兵都帮忙洗红薯、烧锅。”然而,这寒夜中的暖意没能持续太久。次日拂晓,敌人再度逼近。军领导紧急召开会议,决定第224、225团和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,第223团为后梯队阻击尾追之敌,掩护全军行进。

许多指战员还没吃早饭,就踏上征程。13时许,饥寒交迫的红军进至独树镇七里岗附近。因雨雪交加,能见度差,红军没有发现埋伏的敌人,直至敌人突然开火。时任第224团2营4连副连长王诚汉,在回忆录中写下当时的情形:“我军处于平坦的地形上,几乎完全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下。部队猝不及防,再加上天气寒冷,很多战士手指被冻僵,连枪栓都拉不开,手榴弹扔不出去,零星打响的火力不能有效反击敌人。”第224团伤亡极大,特别是最前面的1营,许多指战员中弹倒地。危急时刻,一个身影飞奔而来,是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。他一边发出“坚决顶住敌人,决不退”的命令,一边指挥部队稳住阵脚进行反击。战士们用力揉搓冻僵的手指,活动关节,依托田埂、壕沟打退了敌人第一波进攻。

当我们带着这些文字中的记忆来到独树镇,昔日的战场已矗立起“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”纪念碑,碑底座的浮雕定格了当年的战斗场景。驻足凝视那些奋勇杀敌的不屈身影,耳畔响起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唱起的《红军青年战士之歌》:“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,好比那东

方升起的太阳;不怕牺牲,英勇杀敌如猛虎;冲锋陷阵,无坚不摧谁敢挡!”伴着这歌声,一声撕裂长空的呐喊——“共产党员跟我来”,瞬时将我们拽回到那场血与火的激战中。

刀,就在这声呐喊后出鞘。面对再次扑上来的敌人,吴焕先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,高呼:“同志们,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,决不能后退!共产党员跟我来!”话音未落,他已经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。在他身后,韩先楚挥舞大刀,率部进行白刃格斗。年仅18岁的刘华清,在冲锋时,腿部中弹倒地,后来回忆道:“当时也不觉得痛,还要冲。但刚一站起又摔倒……”

刀光卷着雪泥,枪声混着怒吼,霎时间四野震颤。敌骑兵居高临下,明显占据优势,红军伤亡很大。王诚汉在混战中大声喊道:“同志们,先砍马腿,再杀敌人!”战士们一下子找到和敌骑兵拼杀的方法。被砍伤的马重重摔倒在地,敌骑兵大部分摔伤,有的当场摔死。激战中,吴焕先腿部中枪,鲜血直流,站立不稳,敌人叫嚣着向他围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,王诚汉等指战员挥舞着大刀冲过去,与敌人厮杀,救出吴焕先。

前方的枪炮声骤然响起时,徐海东正随后梯队行动。他判断形势危急,马上带领第223团主力驰援,从七里岗左侧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。经过一番激战,终于打退了敌人。接着,第223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进攻,试图打开一道缺口,乘机穿过公路。但多次冲锋,都没能成功。军领导当即命令部队固守附近的几个村庄,不断组织反击。

天黑透了,红军后撤到5公里外的村子休整。寒风肆虐,雨越下越大,绝大

多数人一整天都没吃饭,又冷又饿,极度疲劳。增援的敌军正从四周赶来,如不能迅速离开,就要被迫与数万敌军决战,后果可想而知。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出重围,让部队紧急集合。当晚,由当地村民带路,全军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穿插而过,绕道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,穿越许南公路,直抵伏牛山东麓。

今天,战火硝烟早已消散。然而,流逝的时光并没有模糊此战的轮廓。在纪念碑的碑文中,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:“独树镇战斗,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仗……”鏖战独树镇,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,更是一次信仰的淬炼与升华。正是“共产党员跟我来”这声呐喊,将革命理想和信念化为率先垂范的具体行动,劈开了绝境中的生路。时任军部卫生员李天忠晚年感慨道:“走着走着,数不清的敌人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紧要关头,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第一个冲上去。就靠这么一股劲,一次次虎口脱险……”时任第224团1营2连指导员李国厚,则用深情的笔墨写下了战友牛志堂的最后嘱托。身负重伤的牛志堂,用颤抖的手从袋里掏出一包东西:“指导员,请交给党。”李国厚打开小包一看,是10颗子弹、2张苏区纸币和1块银圆。这朴素的托付,与那声响彻战场的呐喊一样,都是信仰最滚烫的注脚。

沉思间,再次仰望高高的纪念碑,它形如刺刀,有着“刺破青天锔未残”的挺拔姿态,仿佛在告诉每一个后来者:天欲堕时,总有信仰为柱,巍然不折。在这片土地回响的那声呐喊,早已成为人民军队血脉中最强劲的律动。



飞行曲(剪纸)

刘松柏作

走不动的云

许伟锋

清晨,翻看微信朋友圈,挚友堆雪的一句短诗映入眼帘:高原上几朵走不动的云,多像一群不爱说话的士兵。

我的心瞬间被攫住,整个人被拽回到帕米尔高原的风里。那风裹挟着雪粒,呼啸着刮过我20多年前戍守的边防哨所,刮过我们骑马挎枪、踏雪巡逻的每一寸边境线。

记忆里的帕米尔,天蓝得极致,而云,正如诗中所言,是“走不动”的。它们低低悬在山巅,凝滞不动,像被严寒冻住的棉絮,更像一队沉默的士兵,固执地守护着高原的每一分寂静。

我们的巡逻队,常常在这样的天地

间穿行。马蹄踏碎薄冰,枪管凝着寒霜,战士们的呼吸在酷寒中化作团团白雾,刚呵出就被风撕碎、卷走。没有人多说话,只有单调而坚韧的马蹄声,永不停息的风声以及铜铃偶尔叮当作响。铜铃声在马颈上,声音在无边的空旷中能飘荡很远,像是寂寥天地间的心跳。

巡逻的路,是在嶙峋乱石与厚重冰雪中踏出来的。有些险处,马蹄打滑,战士们便纷纷翻身下马,深一脚浅一脚牵缰而行。雪深之处,能没过大腿,每拔出一脚,像要耗尽全身气力。风如冰刀割面,却无人退缩,只因肩上扛枪、心中有碑。

界碑,是边境线上最庄严的坐标。它默然矗立,碑身“中国”二字鲜红醒目。每次巡至碑前,我们会极仔细地拂去积雪与尘沙,然后齐齐举起右手敬礼。最险的一次,是在山谷遭遇暴风雪。狂风瞬间卷起滔天雪浪,吞噬了来路的脚印。军马焦躁地刨蹄,战士们紧紧拽住缰绳,围成一圈。队长喊了声“别慌”,声音被风雪撕扯,却透着坚定的力量。我们互相搀扶着,开始一步一步往前挪。当熟悉的界碑终于穿透雪幕出现在眼前,我们想咧开嘴笑,冻得僵硬的嘴唇却不听使唤。

巡逻路上也有温暖时刻。休息时,我们掏出冻硬的干粮,就着雪水啃。有人哼起军歌,嘶哑的歌声在高原回荡,偶尔引来远处雄鹰盘旋。有时遇到牧民,他们会热情地打招呼:“辛苦了,巴郎子(维吾尔语,意为‘小伙子’)。”那一刻,热流在我们心间涌动。

如今,离开帕米尔高原已20多年。每当想起那些巡逻的日子,心依然会被高原的风吹得滚烫。堆雪的诗句,让我又看见了那些走不动的云,看见了我们骑马挎枪的身影,看见了界碑上永不褪色的“中国”。

一瓣心香

军旅点滴

韩光

长,希望你把问题找得更准些。”

“咱排现在没以前有朝气,我也有责任。”郑强语速很慢,若有所思。

“说点‘干货’。”如果郑强还往自己身上揽责任,这个会就开得很没意义,我打断了他的发言。

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郑强。他显得有些不自在,过了一会才说道:“火车要想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。喊破嗓子,不如做出样子。排长,我看……”他停下来,真诚地看着我。

为了打消郑强的顾虑,我认真地说:“开了这个会,我就是想听掏心窝子的话。”

“排长,既然你这么信任我,那我就竹筒倒豆子——直来直去了。”郑强的表情不再僵硬,“自你当排长以来,表率作用非常明显,敢喊‘看我的’‘跟我上’。可自从半个月前,传出你将调到师机关的消息,干工作时你有点甩手

掌柜了,特别是这几天得知你没能调成的事后,你说得多、做得少……”

郑强的话让我恍然大悟,原来症结在我身上!是啊,得知师机关把我列入选调对象后,我确实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,后来没能入选又让我产生消极情绪。排里现在的局面,都是因为我的思想波动造成的。

我立刻检讨自己:“正是由于我精神不振作,影响了全排士气。我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,立即改正。”

看着大家期待的眼神,我故意板着脸孔说道:“如果我振作起来,比以前做得更好,你们将如何?”

“我们也会比以前做得更好。不信,咱们拭目以待!”

当晚的自由活动时间,我去跑5公里。不久,我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,回头一看,全排战士一个不落地跟在后边跑。

“这次我不站排头,跟着你们跑。”我说的是实话。

“不,你是排长,是咱排的领头雁,得站排头。”郑强一脸信任地说道。

我没有再说什么,铆足力气在队伍前面跑了起来。全排战士也步调一致,跑完5公里。

打这以后,排里又恢复了以前的精气神。训练中,如果有谁走神,身边的战友会即刻作出提醒;参加学习,如果谁的笔记记得不认真,会有战友陪着他重写一遍。排里到处都是明亮的眼睛。

通过这件事,我深刻地感悟到: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。车头动力不足,车体再好也无法快速行驶。带兵之道,从来不在口号震天,而在默默将自己锻造成一面旗——当你始终挺立排头,迎风向前,全排战士自然紧随其后,冲锋陷阵。



盘马弯弓



披甲枕戈



精武善战



忠诚勇猛

问 田篆刻